

She

Ke

Bo

Shi

XIA JING QU YU YE SOU PU YAN YAN JIU

夏敬渠与《野叟曝言》研究

杨旺生 / 著

© 社科博士论丛

Lun

Cong

夏敬渠与《野叟曝言》研究

◎杨旺生 / 著

XIA

JING

QU

YU

YE

SOU

PU

YAN

YAN

JIU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敬渠与《野叟曝言》研究 / 杨旺生著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4. 12

(社科博士论丛)

ISBN 7-5336-4273-2

I. 夏... II. 杨... III. ①夏敬渠(1705~1785)
—人物研究②小说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清代
IV. K825.6②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9165 号

责任编辑: 万直纯

装帧设计: 陈茜茜

出版发行: 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排 版: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合肥远东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7.875

字 数: 190 000

版 次: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 000

定 价: 16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 (0551) 2822632

邮 编: 230063

目 录

夏敬渠生平及著作考论·····	1
一 夏敬渠的生平与交游·····	1
二 夏敬渠著作考述 ·····	11
三 《浣玉轩集》与《野叟曝言》互见内容考述 ·····	21
四 落寞文士的心声——夏敬渠诗论 ·····	32
五 理学家的执著追求与困惑——夏敬渠文论 ·····	45
《野叟曝言》的创作动机 ·····	54
一 “炫才耀学”、“反清复明”、“白日梦”和“自况”说评析 ·····	54
二 《野叟曝言》的创作动机：“曝日清谈”与“负暄献曝” ·····	59
三 《野叟曝言》创作动机对文本价值的影响 ·····	73
《野叟曝言》辟佛斥道思想论 ·····	78
一 辟佛斥道的思想特点 ·····	78
二 辟佛斥道思想的局限 ·····	82
三 独特的文学表现 ·····	89
《野叟曝言》的封建理想主义色彩 ·····	93
一 封建盛世的颂歌 ·····	94
二 解决社会危机的乐观主义情怀 ·····	99
三 封建统治思想的正面响应·····	104
文素臣——“儒家超人”神话的建构及消解·····	108
一 文素臣神话的构建·····	108
二 文素臣神话的消解·····	113

三 文素臣形象的文学意义·····	117
《野叟曝言》中的中华神秘文化·····	122
一 宗教·····	122
二 神鬼·····	127
三 术数·····	130
《野叟曝言》的性描写·····	136
一 “却色”描写·····	137
二 男性本位的性观念·····	142
三 性描写的动机·····	147
《野叟曝言》的梦描写·····	152
一 概念之梦·····	153
二 命运之梦·····	157
三 哲理之梦·····	160
《野叟曝言》创作人格批判·····	165
一 夏敬渠的人格与《野叟曝言》的“文格”之矛盾·····	166
二 夏敬渠的人格矛盾对《野叟曝言》文本价值的影响 ·····	170
三 夏敬渠创作人格矛盾的原因·····	174
《野叟曝言》中的戏曲剧目叙考·····	179
《野叟曝言》“托于有明”的叙事谋略·····	196
一 “托于有明”叙事的文本表现·····	197
二 采用“托于有明”叙事谋略的原因·····	207
三 “托于有明”叙事对《野叟曝言》艺术形态的影响·····	210
《野叟曝言》的语言艺术·····	215
一 叙事语言·····	215
二 描写语言·····	218
三 人物语言·····	222

《野叟曝言》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	231
一 认识理学发展及理学家人格的极重要作品.....	232
二 古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有独特艺术贡献的作品.....	236
三 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.....	242
主要参考书目	244
后记	247

夏敬渠生平及著作考论

清代文人夏敬渠为我们留下了长篇小说《野叟曝言》及诗文集《浣玉轩集》，他是文学史上有独特贡献的作家。但遗憾的是，长期以来，我们对夏敬渠知之甚少，我们无法清晰地勾画出他的生活轨迹，也无法对他大量未能传世的作品作深入的了解。我们仅能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及前贤的研究成果，对其生平及著作进行考辨，以期对其人及其创作的研究有所推进。

一 夏敬渠的生平与交游

夏敬渠，字懋修，号二铭，江苏江阴人。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四：“宗泗次子，字懋修，号二铭。”《卷八》：“敬渠字懋修。”《江上文苑传》引《邑志文苑传》：“字懋修，号二铭，敦仁孙。”《江阴县志》：“夏敬渠字懋修。”别号“浣玉生”、“浣玉主人”。《浣玉轩集》卷二《辉山诗序》自称“浣玉生”，卷三《广恨赋》自谓“浣玉主人”。生于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。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四：“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五月初九日亥时生。”《江上诗钞》：“康熙四十四年生。”卒于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。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四：“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三月二十二日亥时终，寿八十三。葬留龙岗庄后父茔昭穴丁山，癸向兼午子。”《江上诗钞》：“乾隆五十二年卒，年八十三。”

江阴夏氏，明宣德年间由浙江会稽迁至江阴。《江阴续志》卷十《氏族》：“夏氏，明宣德间由浙江会稽迁江阴。”敬渠家族，虽乏名

公显贵，但有礼义诗书持家的传统。赵景深《〈野叟曝言〉作者夏二铭年谱》列夏敬渠世系：“维新一需一敦仁一宗泗、汤氏一敬枢、敬渠。”按：夏维新，明崇祯癸酉举人。^①夏需：“字若时，庠生，维新子，有孝行，遇亲讳日，素服斋居，泣涕竟日。”^②是著名的孝子。夏敦仁：“字调元，需之长子。需，故邑所称夏孝子若时也。敦仁以五经世其家，浑厚朴茂，制义言有本原，滚滚不竭。自称识字布衣，著《爱日篇》等书数种，后进咸慕之。尤存心利济……”^③

敬渠父夏宗泗早逝，敬渠《孤儿行》言：“孤儿七岁老父亡。”《悼亡妹文》也说：“粤自辛卯年冬，龙蛇运厄，珠胎孕腹，正先严易簪之时；玉蕊辞苞，值家母靡笄之日。”然敬渠对父亲教导诗书的情景仍刻骨铭心：“记得孤儿四岁时，坐父膝上把父须。盘中青豆数百粒，儿口流涎心欲食。父启经笥共儿戏，一粒入口识一字。须臾案上盘已空，将儿横抱向怀中。抱儿入房语儿母：‘此儿不愧吾家风。’”（《孤儿行》）知宗泗亦秉持夏氏经诗持家之一贯家风。敬渠“尊祖”、“敬宗”之心甚著，《浣玉轩集》卷二《维扬高氏家谱序》言：“人道亲亲，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。”“夫使吾子孙，目不识祖考之名，耳不闻祖考之行事，祖考有知，怨恫宜未有艾也。”祖考事迹、风范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敬渠，其一生研习儒经（有《读经余论》、《读史余论》），勤奋著述^④，事母至孝等等行迹，实由家族深厚土壤所养成。敬渠对祖考之深厚感情，不仅披之于诗文，如《孤儿行》、《忆母》、《浣玉轩诗集自序》、《悼亡妹文》等，而且也渗透进《野叟曝言》

① 《江阴续志》卷十《氏族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 26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1 年。

② 《江阴县志》卷十六《人物孝悌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 25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1 年。

③ 《江阴县志》卷十六《人物乡贤》，出处同上。

④ 见《浣玉轩著书目》。

的创作中。

夏敬渠母汤氏，二十九岁守寡，时敬渠七岁，妹刚出生。因此，敬渠对母亲的敬爱、依恋之情特别浓烈。《浣玉轩集》中多有作品涉及，如《远行》、《有感》、《忆母》同题三首、《明岁春正，奉请家母入都。此时已届岁除，不知家中阙会计否？客邸悬念之甚，聊自述》等。《野叟曝言》中的水夫人形象有夏敬渠母亲的影子，水姓与汤姓的字面意义关联自不必说，作品中，水夫人亦早年寡居。更重要的，是夏敬渠把对母亲的无比敬重之情融进水夫人形象塑造，将之写成“贤慈孝惠，经学湛深，理解精透”的“一女中大儒”（第一回）。书中，水夫人严正、威严、刚强，特别是“教子有方”，因此最终成为位超“禹母修己、汤母扶都、文王母太任、武王、周公母太姒、孔子母徵在、孟子母肌氏、程子母侯氏、朱子母祝氏”的“圣母太君”。（一百五十四回）这种人物塑造及其命运安排，无疑是夏敬渠无比景仰其母的感情投射。

夏敬渠有兄敬枢，但《浣玉轩集》中未有只言片语提及，《江阴夏氏宗谱》中，夏敬枢也仅存其名，未言及配偶及子嗣，因此，夏敬枢很可能早亡。《野叟曝言》中，文素臣有兄文真（字古心），体质羸弱，不应科考，居家尽孝，这一人物设置或暗含敬渠对其兄的追念。

夏敬渠有一妹，《浣玉轩集》卷三《悼亡妹文》记其生于康熙五十年（辛卯，1711）冬父亲辞世之际：“粤至辛卯年冬，龙蛇运厄。珠胎孕腹，正先严易簪之时；玉蕊辞苞，家母靡笄之日。麻衣作衽，何来蜀锦吴绫？吊客盈门，诂设汤粉饼？载置之，谁能怀抱以三年？共寝于苦，未得嬉弄于一日。”夏氏妹品格脱俗：“缺乏钗钿之饰，且安命以何尤”，“浩气凌云，慧心朗日”。博学多感：“竹搜汲冢，常致感于兴亡；序读兰亭，每动怀于今昔。”尤为难得的是兄妹相知相惜，敬渠“频年下第”，“并落鸿词之第”，“复归乎江国，依旧青衫”时，惟有其妹是他的知音：“凡阿兄之潦倒乎域中，皆弱妹之慷慨乎阁内也！”“茫茫天下，具眼何人？落落寰区，知心唯妹。”（引

文均见《悼亡妹文》)。妹妹对敬渠情义深厚，因婚姻不谐长居母家，在敬渠为生计浪迹天涯时，挑起孝母持家的重担。乾隆十二年（丁卯，1747）敬渠患重病，其妹倾力守护，甚至祈祷上天求减己寿以延兄年，《悼亡妹文》中有感人至深的叙述。因此敬渠兄妹既为手足，又是知音，感情超乎常人。敬渠身居异乡，时有忆妹之作，如《忆妹》等，其妹亡故后，夏敬渠作《悼亡妹文》、《见柳忆亡妹》、《哭妹》九首等深致哀恸。《野叟曝言》中，文素臣有妹遗珠，第一回言其落盆即死，一百一十八回却又历劫重生。遗珠兰心惠质，遍读经史，融贯义理，太皇太后聘其入宫教授经史理学。遗珠身上，显有敬渠妹的影子，这一人物设置，体现出敬渠追思、显扬其妹的深衷。

夏敬渠的婚姻状况，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四载：“配朱氏，邑庠增生禹臣公讳作霖女。继配黄氏，青阳邑庠廪生于冈公长女。”《浣玉轩诗集自序》：“破鸾镜于早年，分凤钗于初服。月明沧海，不见遗珠；日暖蓝田，无端瘞玉。弦离七柱，难留倩女香魂。”知朱氏婚后不久即去世。敬渠对朱氏很有感情，《浣玉轩集》中有不少情真意切的悼亡之作，如《悼亡》两首等，朱氏逝后三年，敬渠与黄氏的新婚日，敬渠又作《合卺夕悼亡》，见出对朱氏的念念不忘。敬渠对继配黄氏也很关爱，《浣玉轩诗集自序》说：“命续五丝，又复新人善病。系轻绡于臂上，日日痕消；说残梦于床头，时时意怯。”知黄氏体弱多病，而敬渠关心呵护备至。夏敬渠子嗣，《江阴夏氏宗谱》载：“子一，祖焯，继配出。女一，适虹桥太学生。”其子之名，《浣玉轩集·浣玉轩著书目》按语中自称“祖耀”，曾整理夏氏遗著。由《浣玉轩著书目》也可知“虹桥太学生”即“六云望斗南氏”，曾为敬渠《浣玉轩诗集》作跋。

夏氏宗族中，叔夏宗澜对敬渠有较大影响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言：“盖江阴自有杨名时（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）而影响颇及于其乡之士风；自有夏宗澜师杨名时而影响又颇及于夏氏之家学，大率与当时当道名公同意，崇程朱而斥陆王，以‘打僧骂道’为唯一盛

业，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际遇，故非独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。”夏宗澜对敬渠的直接影响，难有确切材料以说明，但据夏宗澜之思想宗尚，结合敬渠之作品内容可推知一二。夏宗澜：“字起八，诸生。以经学荐授国子监丞。领六堂，分经讲肄。善诂诸生。性刚直，侃侃正行，诗文灏瀚雄健，犹善擘窠书。自职胄监外，历主讲席，与游俱当世硕儒。终其身师事杨文定，讲授诸经。退录为《易义随记》、《诗义记讲》二书。著《易卦札记》、《诗古文词》若干卷。”^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《易义随记》提要言：“两江总督采进本内，未有附刻一卷，皆从名时文集中采录。其《乡贤夏君传》一篇，即为宗澜之父调元作，此本无之，殆以其疣赘删除欤。”宗澜为显扬其父可谓煞费苦心。知夏敬渠在《野叟曝言》中用尽手段，歌颂父母、先辈，实有乃叔导夫先路。而夏宗澜终身师事杨文定，主要在治《易》，其学术宗尚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《易卦札记》提要云：“是书唯解上下两经，不及系辞以下。前列《易例举要》一篇，《读易指要》一篇。其《指要》有曰：‘要明易理，须先将伏羲画卦次序方位，文王八卦方位，及先后天方圆诸图，反覆记看，令其晓然，再说卦传记得极熟，然后读《易》，方有入手处。其宗旨不外是矣。’”见出夏宗澜于《易》颇有研究。夏敬渠有《读经余论》，研习儒经的热情或受其叔影响。“崇程朱而斥陆王”是康乾时期理学家的普遍倾向，夏敬渠崇程朱斥陆王并非完全是继承发扬家族事业。夏敬渠确以“打僧骂道”为唯一盛业”，但无论杨名时还是夏宗澜，于“打僧骂道”都不突出，对夏敬渠的影响更无法证实。因此，可确切感知的是，夏宗澜对夏敬渠的影响约略在两个方面，一是“尊祖”“敬宗”之心，二是宏扬儒学、发扬程朱的热忱。

敬渠与表母舅盛金（苕滨）、从叔夏德祖（兰台）常在一起切磋诗文。夏氏《怀人诗十首》之五即追忆三人于“浣花轩”分题联咏之

① 《江阴县志》卷十七《人物·文苑》。

雅事：“斗巧花无那，争鲜锦不如。梦中何历历，犹是浣花居。”下注云：“表母舅盛菑滨金，从叔兰台与余三人于浣花轩分题联咏，每夜辄至三鼓时，或达晓。后每梦及之，俨若夙昔。”《浣玉轩著书目》著录《浣玉轩诗集》两卷，后附敬渠婿“六云望斗南氏”之《跋》亦载：“昔外舅夏二铭先生，偕菑滨盛氏、兰台夏氏，常在浣玉轩拈题分韵，辄至午夜不辍。滨风韵悠扬，绝似晚唐；兰台气局稍舒，有似中唐；外舅大气包举，竟似盛唐。三人兼三唐之长，诚盛事也。”《浣玉轩集》卷二有《〈浣香诗〉序》，卷三有《〈浣香词〉序》，乃敬渠为盛金诗集、词集所作之《序》。卷三之《〈浣花集〉序》则为敬渠给夏德祖诗文集所作之《序》。从中可看出敬渠与叔、舅互为知音，“掀髯擘楮总相宜”“千古知心成骨肉”（《别兰台叔》）的感情。

夏敬渠困顿场屋。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四、卷八：“邑庠生。”《江上诗钞》、《江阴县志》、《江阴续志》：“诸生。”赵景深《〈野叟曝言〉作者夏二铭年谱》言：“夏二铭一生不得意于科场，别说举人，连秀才也不曾中过。”显系笔误。“秀才”，明太祖后即专用以称府、州、县学的生员，而明清两代称已入学的生员为“诸生”，因此，“诸生”就是“秀才”。科举不第，对夏敬渠打击深重，从《浣玉轩集》中，常常能感受到夏敬渠的无奈与悲怆。《浣玉轩诗集自序》说：“一兔何堪？至极狡狴之力；万言不易，难登龙虎之科。待麟阁以何期，拥牛衣而自惜。”夏敬渠又举博学鸿词亦失利。《浣玉轩集》卷四有《举鸿词由县府司录送至三院会试被放》言及此事：

定有光芒射斗牛，客途惟解试吴钩。
兰陵琥珀空芬馥，虎阜笙歌自晰啁。
雷怒欲抽春笋甲，涛惊将起蛰龙头。
谁怜篱落鸡声里，独拥星辰彻夜愁。

卷三《悼亡妹文》也抒写了遭此打击后的浓愁深恨：“仆也文诨

昌黎，并落鸿词之第；诗非太白，同镌帖括之科。才已尽乎？江淹都无彩笔；人复归乎！江国依旧青衫。”科举不第，即绝了仕进之路。又夏敬渠父亲早逝，孤儿寡母，生活极为困顿。《浣玉轩诗集自序》说：“哀我狂生，独行蹇路。扞萧萧之败壁，有地皆荒；书咄咄于空斋，无天可问。望云而泣，户内无梁木之依；陟岵而悲，门下废蓼莪之什。……矧其萱堂少寡，历尽霜寒；蔗境高春，仍菇荼苦。被外感朱生之泪，厨头怜巧妇之炊。并无茅子之鸡，三牲奚日；不具仲由之菽，一饱何时？……人耳总伤心之语，一门俱可怜之人。固已家业苍凉，不尽眼中之泪；更值世途坎壈，难看头上之天。贫欲谋生，都来鬼笑；羸还剩骨，已受人怜。”其作于晚年的《感怀》诗，也揭示了其终生赤贫的惨状：“云胡至此，厄以长贫。其室如斗，其门伊绳。取米于困，易困以瓶。瓶既眇矣，无时而盈。非其不盈，瓶亦空陈。有突斯冷，有甑斯尘。尘其甑矣，其人饥矣！饥且不堪，加之以寒。五月曝裤，十月质官。鼻衄不具，黄云漫漫。严霜戒晨，朔风之酸。不识死苦，焉知生欢！……”

为生计，夏敬渠只能长期游幕天涯。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八：“平生足迹几遍宇内。”《江上诗钞》：“足迹遍海内。”申本《野叟曝言·西岷山樵序》：“先生以名诸生贡于成均，既不得志，乃应大人先生之聘，辄祭酒帷幕中。遍历燕、晋、秦、陇，……继而假道黔、蜀，自浮湘汉，溯江而归。”《浣玉轩集》卷一《万乘千乘百乘考》也说：“余尝历齐、鲁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陈、楚、蔡、吴、越之地。”赵景深《〈野叟曝言〉作者夏二铭年谱》据夏诗考知敬渠到过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北、陕西等地。年轻时，夏敬渠颇具豪气，也得到过一些名士的赏识。《江上诗钞》：“壮游京师，名动公卿，指斥显贵不少避。”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八“壮游京师，有某王闻而致焉。摄布衣抗首座。王即席讲论，议偶未合，直斥其非，折以正义。席贵皆缩颈。王为动容加礼。越日，款密者传意，延为馆宾，引古外交戒力却之。”潘永季《〈经史余论〉序》也记载了杨名时、孙嘉淦器重敬

渠之事。但夏敬渠并未碰到任何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，贫困始终与他相伴。《浣玉轩集》中许多诗作描绘了其衣食奔走的凄惶悲苦，如《和天一赠别原韵》、《远行》、《客途》、《有感》、《玉山旅社检行囊中只剩一钱口占一绝》、《风雪中过八达岭》等。

夏敬渠频年落第，游幕天涯的身世经历，在《野叟曝言》中的文素臣形象塑造上有明显体现。书中，文素臣虽才华绝世，然只能眼看朋侪得意，自己的功名却“竟自入海去了”（第九回）。“年过二十仍诸生，眼看同学多簪纓。伏雌不飞复不鸣，阒然无以扬亲名。”（第十一回）文素臣在游历中也饱尝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

夏敬渠交游颇广，但限于资料匮乏，可考者有限。对其影响较大的约略有：

杨名时（1661—1737） 夏敬渠《浣玉轩集》卷二《〈李怡村诗集〉序》：“丙辰岁，识同邑杨文定公于京师。”“丙辰岁”应为乾隆元年（1736），夏敬渠 32 岁“壮游京师”时。潘永季《〈经史余论〉序》记：“余自束发后，即受业凝斋杨夫子之门，及官国子，复师事懿斋孙夫子。……而余友二铭夏君，以晚学后生，辄言于两夫子之门，两夫子击节叹赏之。凝斋手书二铭姓名、学行告前相国蝶园徐公，拟疏荐二铭纂修八旗志书，因病不果，病遂不起。”据《清史稿》卷二百九十《杨名时传》、李元度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卷十二《杨文定事略》知：杨名时，字宾实，号凝斋，谥文定，江苏江阴人。康熙三十年（1736）进士。师事著名理学家李光地。曾任云南巡抚、兵部尚书、云贵总督。乾隆时，赐礼部尚书衔，入教皇子。兼领国子监祭酒，兼值上书房、南书房等职。有《易义随记》八卷、《诗义记讲》四卷。

孙嘉淦（1683—1753） 敬渠识孙嘉淦于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《〈李怡村诗集〉序》言：“己未，识合河孙文定公于上谷。”孙嘉淦弟子潘永季《〈经史余论〉序》记载：“懿斋夫子因二铭讲《君子》、《中庸》章，谓有功于圣人者大，养以大烹，尊以南面，且设坛四拜以致敬，曰：‘为后世学者拜夏君惠也。’”《浣玉轩集》卷四《怀人诗十首》

其二有怀孙嘉淦：“小儒无一得，折节与论文。每含磨砢意，登高望密云。”自注云：“官保孙懿斋嘉淦总督直隶时，尝置酒延余南面独坐。诸宾客皆另席侧坐以宠。余心感之。”孙嘉淦，字锡公，号懿斋，谥文定，山西定县人。康熙五十二年(1713)进士。雍正年间历任学政、吏部侍郎等官。乾隆初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。后任直隶总督，累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治理学，著有《诗经补注》。《清史稿》卷三百三有传。

高斌 潘永季《〈经史余论〉序》：“相国东轩高公，开府河南，礼聘二铭，讲论性理。高公粹于经学，与二铭必水乳。则斯篇之刻，旦晚间事耳。”潘《序》作于乾隆十五年(1750)，知敬渠四十六岁任高斌幕宾。高斌，字右文，高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乾隆间曾任直隶总督兼管总河、太子少保、吏部尚书、两江总督等职，一生主治理河事。乾隆二十年(1755)卒，二十三年赐谥文定。敬渠与高斌相识在入幕之前。乾隆六年(1741)高斌任直隶总督时，曾亲书“金石同坚”匾额，以赠夏母。夏敬渠《怀人诗十首》其三表达了自己的感激：“旌旗临发日，泼墨作云烟。一片真诚意，千秋梁栋间。”下自注云：“相国高东轩斌任直隶总督时，奉旨查勘南河，于临发时为余母亲书‘金石同坚’匾额。”高斌宗理学，又极赏识敬渠，敬渠自对之极为感激。乾隆二十年(1755)，高斌卒，夏敬渠谒其墓，赋《中峪赐地谒高东轩相国墓》。上赐谥号时，夏敬渠作《高东轩相国奉有议谥恩旨喜赋二律》：“欣闻集廷议，喜极泪涟漣。”高斌卒后，夏敬渠又做了几年其子高恒的幕宾。《浣玉轩集》卷四《寿高立斋先生四十》、《留别高立斋先生四首》对此言之颇明。

杨名时、孙嘉淦、高斌俱为位高权重的名臣，也是理学名家，对夏敬渠的生活自有相当的影响。他们对敬渠才华的推重，尤其是对其理学方面的肯定，对敬渠毕生钻研理学，“崇正辟邪”，无疑有着特别的激励作用。

徐蝶园 据潘永季《〈经史余论〉序》，知夏敬渠经杨名时推荐，

认识徐蝶园。徐蝶园，清满洲正白旗人，舒穆禄氏，字善长，号蝶园。康熙进士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官侍讲，三十二年，入值上书房，教习皇子。五十三年，授浙江学抚。雍正元年(1723)，官户部尚书，署理大学士事。四年，因翻译失误落职。高宗继位，复命教授皇子。乾隆六年(1741)病卒。《浣玉轩集》卷四《怀人诗十首》第一首就写的徐蝶园：“如椽章母德，节许冠江南。积感心何似？春晖寸草含。”下有敬渠自注：“相国徐蝶园梦寿余母六十，亲书联曰：‘名闻天下，节冠江南。’”

富纲 夏敬渠曾亲自入闽求富纲代呈《纲目举正》御览未果(详《夏敬渠著作考述》)。富纲尝为福建巡抚，官终云贵总督。然敬渠与富纲的交往仅此一“未果”之事，想来不会有特别的交情。

夏敬渠有两个知己好友：张天一、明直心。《〈李怡村诗集〉序》说：“当杨公既没，孙公未接，于丁戊之交(丁巳 1737—戊午 1738)，得二友焉。一为明君直心，一为张君天一。直心与人无所不爱，而未尝有比匪之失。天一则无人不亲爱之，更无人不严惮之，抑可谓和而能介者欤！”《浣玉轩集》卷四《结交歌》说：“结交只结张天一，皎皎精诚贯白日。”“结交只结明直心，叔度汪汪千顷深。”夏氏咏与张、明交往情谊之作甚多，如《怀二兄张介庵》绝句四首、《阳羨城望远有怀天一》、《奉和张二兄天一见怀原韵》、《和天一赠别原韵》、《怀人诗十首》之九、之十等。夏氏虽与张天一、明直心交谊深厚，惜张、明两人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。

由《浣玉轩集》中的诗文及《序》《跋》知夏敬渠与赵遴三、徐澹庵、王静斋、何梅村、赵元樾、孙用和、侯嘉缙、方婺如、蔡香谷、吴子景、潘永季、沈德潜等有过往来。与沈德潜交往事见潘永季《〈经史余论〉序》：“丙辰岁，诸名士集芳三蔡君寓。翁君朗夫、谢君皆人、沈君确士长于诗，王君梦杞、侯君元经长于古文；自朗夫外诸君，皆长于制义，众谬推余长于经史，而以二铭为兼备众人之长。”丙辰岁为乾隆元年(1736)，夏敬渠年仅三十二岁，沈德潜(1673—1769，字

确士，号归愚）已六十四岁，名满天下。但《浣玉轩集》中并未发现敬渠与前辈诗人沈德潜交往的任何资料，或许两人只是一面之缘而已。潘永季推许敬渠“兼备众人之长”的话有“朋友之私”的嫌疑，当不得真。

通观夏敬渠的生活轨迹，其门衰祚薄、一生寒苦、怀才不遇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，而他能在极恶劣的生活状态中，不改“崇正辟邪”的信仰，勤奋著述，又着实让人感佩。但也需看到，夏敬渠的人生之路总体是比较平缓的，没有大起大落；其生活圈子是比较狭小的，就那么有限的几个知己；虽到过不少地方，但不外乎谋幕坐馆，缺少高层政治体验，这对其诗文创作，特别是集中体现其一生政治追求的《野叟曝言》的创作，形成了明显的局限（详后文）。

二 夏敬渠著作考述

夏敬渠著作颇丰，《江阴县志》卷十七：“有《纲目举正》、《经史余论》、《全史约编》、《学古篇》、《诗文集》若干卷。”《江上诗钞》卷九十八《邑志文苑传》：“著《纲目举正》、《经史余论》、《全史约编》、《学古篇》、《唐诗臆解》、《浣玉轩诗文集》。”《江阴续志》卷二十《艺文》：“《纲目举正》二卷、《经史余论》、《全史约编》、《学古篇》、《唐诗臆解》、《亦吾吟》、《鼠肝集》、《五都吟》、《吴坎吟》、《瓠羹吟》、《秣蛄吟》、《浣玉轩诗钞》二卷续四卷。”《江阴夏氏宗谱》卷四：“著有《纲目举正》、《全史约编》、《浣玉轩文集》、《浣玉轩诗集》、《唐诗臆解》、《医学发蒙》。”卷八：“著有《纲目举正》、《经史余论》、《全史约编》、《学古篇》、《亦吾吟》、《浣玉轩文集》、《唐诗臆解》诸书。”这些著作大多亡佚，各文献记载又互有不同，完全了解夏氏著作的真实面貌已无可能。现在依据的只能是通过《浣玉轩集》及《野叟曝言》等有限资料窥其大概。

《经史余论》